



論  
書  
四  
卷

1000  
2





論語朱子集註序說

史記世家曰

司馬遷史記有孔子世孔子名丘字仲尼父禱

於尼丘山而生孔子其先宋人宋督所殺紇遂遷于魯為父叔

子故以為名若字梁紇反母顏氏在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

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鄆邑鄆側鳩反孔子之

於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書孔丘卒杜預註魯襄二十

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公羊穀梁傳皆於襄公二十一年

與史記杜註皆不合也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

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司馬貞作為司職吏畜許蕃音

息職見音周禮牛人讀為楫音特又餘式義與枘同枘

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去田○後多用論

語證以經證史也此二事論語無通證周禮地官司徒上

所見則證之孟子亦以經證史也通證牛人掌養國之公

之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之牛祀共其享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

明治 年 日 未

井澤元純藏書

也職讀爲穢穢謂之牝可以繫牛穢人者謂牧人充

人與芻牲之芻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適周

問禮於老子語錄問何以問禮於老子曰老子曾爲柱下

其意以爲不必盡行行之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

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

昭子齊大夫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政二事公欲封以

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齊景公問

欲封孔子田楚昭王欲封孔子地晏嬰子西不可使無晏

嬰子西則夫子還受之否曰既任其國則須有采地受之

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

氏疆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

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

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語錄聖

是當他召聖人之時有這些好意思來接聖人聖人當時

亦接他好意思所以欲往然他這箇人終是不好底人所

以終不可去如陰雨蔽翳重結不解忽然有一好處定公以

略略開霽雲收霧斂見得青天白日這些自是好

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

年辛丑相下同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陽文

田陰之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許規反毀三都收

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語錄問成既不墮夫子

曰不父夫子亦去魯矣若使聖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

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預音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去

齊人歸女樂以沮在呂反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音

祭祀餘肉也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爲十二年

事語錄問設若魯亦致膳於大夫則夫子果止乎曰也

氏曰是時政在季氏夫子攝行相事而已非爲相也與聞

國政而已非爲相也與聞故不容於不可知也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

顏籛由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

王既没之語既解還衛主遽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及

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  
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  
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  
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  
門事語錄夫子於公山氏之召却真箇要去將西見趙  
簡子至河而反又主遽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扶  
反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  
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  
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  
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子  
如蔡及葉失涉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蕢丈  
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  
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愠見

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接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  
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  
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  
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索隱  
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各立社則書社者其社之名於  
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冉求云雖累千社  
而夫子不利是也饒氏曰書社猶今人所謂書會也蓋鄉  
大夫所當得底地謂之采地如這箇却是君之所特與故  
謂之書社孟子言以此養其民也便如齊王又反乎衛時靈  
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  
齊子路正名之語而冉求為季氏將去聲與齊戰有功康子  
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  
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通曰讀此者要看太史  
後書法如孔子在他國皆不書年若干惟自他國反魯及  
在魯則歷歷書之豈以在他國則歲月無所考故不書邪  
然去衛適陳太史公書曰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  
十矣又自楚反衛太史公書曰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

魯哀公六年也。文公皆刪之。至孔子晚年歸魯。文公乃特書曰：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言外既法之意也。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語錄問周衰時。可以自處之。否曰：聖人無不可為之時也。便若時節變。聖人豈有逆料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不能已。復夢見周公與吾已矣。夫聖人自知其不可為矣。乃叙書傳。禮記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太師及樂正之語。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歎。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二。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音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之孔子。而孟子受業子思。

之門人

何氏曰：何氏名晏。字平。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一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

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

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或問今之論語。其魯論與曰。以

論矣。但據釋文。則其文字亦或有不同者。如以必為瓜之類。豈何氏亦若鄭註。就魯論篇章。而又雜以齊古之文。與陸氏蓋於諸家說中得之耳。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

子稱。或問：程子之說。蓋不出於柳宗元。其言曰：諸儒皆以論乃死。而子思無存者。其將死之言。則其去弟子嘗雜記其言。而卒成其書者。曾子弟子。然蓋其弟子之徒也。故是書之記。諸弟子必以孔子之說。諸弟子。然蓋其弟子之徒也。故是書之記。諸弟子則固嘗有師之號矣。凡此柳氏之言。其論魯子者。得之而致。有子之當時。既以曾子不可而寢。其議有子。焉嘗據孔子之

位而有其號哉。故程子特因柳氏之言斷而裁之，以為此  
說此所以不著柳說而獨以程子為據也。楊氏又謂此書  
首記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蓋其尊之亞於夫子  
尤為明驗。至於閔損冉求，亦或稱子則因其門人所記而  
失之，不與。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

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聲去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者。通曰：讀論語者有此四等人，初是全無

之者，第四是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

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願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

意味深長。右程子說共四條，專為論語發，故附在世家後

論語朱子集註序說

論語卷之一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先師曰：揭君子務

之要領，此說本於游氏。朱子已采入賢易色章下，於

此又首標之，如首章以時習為本，次章以孝弟為為仁

之本，三章以忠信為傳習之本，道千乘章

以五者為治國之本，皆是餘可以類推。乃入道之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說悅

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

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先師曰：此論語中第一箇學

者，必效先覺之所為，所為不過知行二者。效先覺之致知，以

知此理，又效先覺之力行，以行此理，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以

矣。明善者，明本性之善，以知言也。復其初者，復全本性之善，而巳。或

以行言也。學之道固多端，其要歸在復全本性之善，而巳。或

問所謂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皆學之事也。能指行而言，知行皆從性分上用。工通曰：人性皆善，天命之性也。覺有先後，氣質之性也。必效先覺之所為，或以所為為所行，殊不知女子之言。召南集註曰：為猶學也。論語曰：為之，不厭。孟子記夫子之言曰：學不厭，是以學字代為字。集註於十五志學下曰：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是以學字代為字。釋學字此曰：效先覺之所為，猶曰：學先覺之所學也。大學章句釋學字此曰：效先覺之所為，猶曰：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此曰：明善而復其初，是包大學許多習。工夫說物格知至，即是明善意誠心正身脩，即是復其初。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或問：說文習字從羽，學習是也。語錄：習只是飛了又飛。問：學是知習是行，否。曰：知自有知，底學自有底，習行自有行，底學自有行，底習。欲離巢而學飛之，不己者，學與習非二事也。馮氏曰：習鳥雛。習恐其忘也。凡曰習者，上下。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二義學一義也。習一義也。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習後方熟，熟後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功，是其習中雖欲勉焉，以自進亦且枯燥生澁而無可嗜之味。危殆初墜而無可即之安矣。故既學矣，又必以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從容於朝夕俯仰之中，凡其所學而知且能者，必有自得於心而不能以語人者，是其

中心由然悅澤之味，雖芻豢之悅於口，不足比論其美矣。此學之始也。語錄：學到說時，已是進了一步。只說後便自住。得程子曰：習重習也。故重險謂之習坎。時復反。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語錄：浹洽只是外面濕，內面依然乾，必浸之久，則透裏皆濕。習而熟，熟而悅，脾絡貫通。程子所謂浹洽是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上一條，以知言此條，以行言。采程子曰：時復思繹，則習於心。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將以行之，則習於身。立時習也。謝氏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記曲禮如尸，註曰：視貌正。如齊註曰：罄耳聽。謂祭祀時。先師曰：姑以坐立起，例非止謂坐立時也。其言時字亦與時時之意異。朱子姑采以備一說耳。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以善之善，即上一節人性皆善及明善之善。習義人心所同，然非有我之得私也。吾獨得之，雖足以說矣。然告人而莫信，率人而莫從，是獨擅此理而人不得與於吾心。







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通曰上文是使專言君子本立而道生又是使言君子之行仁孝弟皆用力於根本孝弟為仁之本又言君子之行仁孝弟為之本  
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反扶又有逆理亂常之事饒氏曰孝弟順德也犯上是不順底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不順底事作亂是大不順底事  
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別是一解此章正意下句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錄  
仁不可言至仁是義理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錄為仁以孝弟為本之事之本守之本之類是也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天下之大本之類是也為仁以孝弟為本仁字是指其周備及物者言之二程子釋經非諸儒所能及及伯子曰孝弟本其發用處言之

所以生乃為仁之本此語最深切蓋推原孝弟之理本於父母之二字足以盡孝弟之義而不好犯上作亂之意已具乎其中矣讀此語亦要體得是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要體得是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曷嘗有仁便包攝了孝弟凡慈愛惻隱皆在所包固不止孝弟也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曰江淮河濟言木而不曰梧桐檟棘非有彼而無此也問孝弟是為仁之本義者禮智之本也事親從兄有節文者行禮之本也知事親從兄所以然者智之本也通曰有子以孝弟為行仁之本而程子就根本上說程子之言所以補有子之所未及也先師曰言仁為論語一書之大綱領南軒張子嘗類聚論語中言仁為一編名曰洵言仁錄此其首章云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此章仁字以心之德也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語錄曰巧言令色不專為譽人以悅人視聽者皆是只爭一箇為己為人若動容貌王顏色是合當如此亦何害但故這樣務以悅人則不可只是

心在時便是仁若巧言令色一向  
逐分則心便不在安得謂之仁  
○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

非仁則知仁矣  
黃氏曰苟知心存於外務以悅人者之非仁也。或問夫子言鮮仁程子直言非仁何也曰夫子之言辭

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也程子懼讀者之不察而於巧令之

中求少許之仁是直斷以不仁以解害辭之惑也。聖門

之學以求仁為要語其所以行之者必以孝弟為先論其所

以賊之者則必以巧言令色為甚記語者所以引二者於首

章之次而其序如此欲學者知仁之為急而識其所當務與

其所可戒也。通曰上章好犯上作

亂是剛惡此是柔惡聖賢深惡焉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

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為去聲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

程伯子曰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大學章句已采之

集註乃采程叔子之說勿齋程氏謂叔子之言為切。語錄

謂忠也。就心上說信是就事上說。或問盡已之心而無隱所

乎外者言也然未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不忠所謂信也。以驗

之謂也。陳氏曰從內面發出無一毫不盡是忠發出外者

皆以實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

其身  
語錄曾子於他處固不可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易蹇卦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程傳曰君子遇艱蹇必自省

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慊於心則加勉集

註二句之心所本蓋在此有所則改之易知也無則加勉非深

曾子之心不及此使自省而無失只如此而已則三失將又

生矣豈日省勉勉不已之誠心乎無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

則加勉四字可補本文意之所未盡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

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

謀不忠則欺於人言不信則欺於友傳不習則欺於師。在

學者則當隨事省察非但此三事而已。黃氏曰為人謀則

必欲其力盡其心交朋友則必欲其言實踐其言講學於師則必欲

乎誠蓋不極乎誠則凡所作為無非苟簡戒裂是豈足以盡

人事之當然而合哉。○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守約

不是守那約言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

愈失其真如子夏傳田子方類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

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去不盡傳

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盡也反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言行

之存者見於語孟大小戴記外如董策所引語皆是近世劉清之嘗編魯子而朱子書其後。通曰曾子早悟一貫之旨晚加三省之功愈可見其至誠不已之學蓋其所省者無非推己及人因之反己之學即其所謂忠恕者也或以爲一唯在二省後非矣。先師曰吾道一貫章及孟子時兩化之章朱子訓釋非不明白謂曾子於聖人泛應曲當如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弊之果能默契其旨即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旨即其真積力久將疑孟子謂君子之力所以教者五其一即有如其時雨化之如農人種植之功其力已盡惟待時雨之至即淳然奮發而收成朱子行如其子之於顏曾當之參二章以觀三省章此正是隨察力行如何其悟一貫之旨而一唯正是人力已盡而時雨化之時事加三省爲晚年事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故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並去聲

道治也。或問道之爲治何也。曰道者治之理也。以爲政之心也。非事也。言也。曷爲不言治。曰治者政教法令之爲治之事也。

夫此言者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或問之說疑馬氏爲可據馬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氏說八百家出車一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給也。語錄此等處只要敬者主一無識得古制大意細微處亦不必大段費力考究。

適之謂。語錄自秦以來無人識敬字。至程子方說得親切。曰其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其事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雜。覺軒蔡氏曰敬該動靜主一亦該動靜。此章敬字乃言是主動。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胡氏曰發於已敬而言。時謂農隙。反乞逆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

黃氏曰敬事而信。故與信對也。節用而愛人。儉與慈對也。此皆治國之要道。故兩句言四事而各以而字貫之。使民以時。又慈中之一事。故獨系於後。但言所存未及治具。故曰務本。○程子曰此言至淺。謂平實而非高難行者。然當時章是爲學之本。此○程子曰此言至淺。謂平實而非高難行者。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

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極可致堯舜之治。指遠而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楊氏名時字延平。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故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卦。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

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力本謂農事雖有愛人之心而人  
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  
則雖有政不行焉禮樂刑政紀綱文章乃為政之條目也胡氏曰凡此數者又  
皆以敬為主胡氏名寅字明仲號致堂建安人語錄故事  
本要之本根都在敬上若能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得到  
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這箇敬字孔子脩己以敬是最  
緊要 愚謂五者反復亦作反覆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語錄問反復相因曰始須是敬能敬方能信能信方能節  
用能節用方能愛人方能敬人方能信人方能愛人方能信人  
敬於己而不信於人者故敬了又須信亦有信於人而自奢  
侈者故信了又須節用亦有儉嗇而不能愛人者故節用了  
又須愛人又有能愛人而妨農時者故愛人又須使民時使  
不以時却是徒愛也是上因乎下須看能如此方能如此又  
看能如此又是徒愛也是上因乎下須看能如此方能如此又  
之意反復推之方見曲折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

謹者行去聲下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語錄謹信言汎  
廣也衆謂衆人語錄汎愛不是人人去愛他只如群居不將  
是也親近也仁謂仁者語錄汎愛而說親餘力猶言暇  
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語錄只是行此數事外有餘  
文非謂行到從容地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  
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為去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  
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洪氏名典祖  
人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  
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  
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饒氏曰尹氏  
有本末先後之分說得文字輕洪氏以文對質言不可偏勝  
說得文字差重朱子以學文為致知與力行為對質言不可  
明則所行不當理發明文字甚重三者互相發明蓋但知文  
揚之意而不知其為重則將有廢學之弊故不得不交致抑  
不講也趙氏曰德行有餘力者謂六事之中每行一事有暇則

便學文非謂每日盡行此六事畢然後學文也若必欲盡行此六事行之不給則恐終無學文之時矣又按熊氏謂此章是格物致知入故先文而後行蓋以弟子二字專為小學之事然則力行必以學文為先故為弟子之職者乎有餘則便當以學文為重集註力行而不學文以下正自該子以四教章之意在其中。士毅按文而後行先者以本末之重輕言則行為故此章先行而後文先本而後行先知而後行也以二章參觀之為先故四教章先文而後行先者以本末之重輕言則行為不則文進之不可見矣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備賢人之賢而易其好去声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語錄問伊川云見賢而變易顏色集註何故好色中庸亦以遠色為勸賢之事已分曉了變易顏色有偽為之者不若易好色之心方見其誠也故范說為長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易色是誠於好賢竭力是誠於事親致身是誠於事君言信是誠於交友

誠於交友。饒氏曰賢賢亦朋友之倫也尊賢取友雖均屬朋友之倫而賢賢為重集註以四者言之人倫莫重於君親此以賢賢居先者以好善有誠方能行下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

我必謂之已學也生質之美朱子補此意。南軒張氏曰雖使未學所行固學者之事也○游

氏曰游氏各酢字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可見子夏之文非事文故

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吳氏名榘字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語錄子夏此言被他說

之說同其流弊皆至於廢學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正有道可謂好學之類方為聖人之言。胡氏曰以未學為生質之美者人固有得氣之清粹而所為與理暗合然質之美有限而學之益無窮故吳氏又慮其抑揚之有偏也。黃氏曰子夏此語與曾子三省是皆心存乎誠求造其極者也然子夏務實行而抑文學曾子務實行而兼傳習則曾子之用功

愈密而用心愈弘是則子夏之所不能及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語錄問既曰君子何故有之道大槩如此。問主忠信後於不重不威何也。曰聖賢言為學之序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堅起來。輔氏曰人不重厚則見於外者必無威嚴存於中者必不堅固此表裏自然之符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

是為主焉語錄忠為實心信為實事。陳氏曰主與實對實常為吾心之主心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道理都實無忠信則道理都虛了主字極有力○程子曰人

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

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真氏曰論語只言忠信子思孟與誠言之蓋誠指全卦言忠信指人用力處言盡得忠信即是誠孔子教人但就行事處說行到盡處自然識得本原子思

反扶又有物乎子始言誠程子於此乃合忠信

孟子則併本原發以示人也。先師曰不誠無物不者人不實即不誠無物之意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語錄擇勝已者為友則勝已者必以我為不如己而不吾友矣曰

但不可求不如己者及其來也又焉得而却之我求勝已者為友不如己者又來求我即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朋友纔不如己便無敬畏而生狎侮豈能有益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上故有過則

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

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語錄最要在速字上着力凡有過若從今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今人多是憚難過了日子。通曰此過也而集註以為惡日長者無心失理為過有心悖善自洽不勇則過必流而為惡○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

如是也總說全章四節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輔氏曰威

由重生先言威便文耳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已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黃氏曰外重厚而內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已而速改過則其德而輔之以勝已之友終之以改過之勇焉四者之中主忠信為尤重能以主忠信則念念事事無非誠實必能實於重厚威嚴以堅其學實於取友改過以進其學矣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去声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語錄謹終追遠自是天理者自是上之人所當為不為化民而為之能如此則已德厚而民德亦化之而厚矣或問采薪說曰忽略於喪祭則皆死忘生者眾而俗薄矣通曰古註云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集註依伊川說以禮與誠易之蓋喪祭有不哀者而未必皆盡禮祭罕有不敬者而未必皆盡誠薄俗往往然也惟民生厚民德本厚也歸厚不過復其本然者尔豈

有增益之哉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亢音岡陳人子貢姓端木名賜衛人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可知孰是抑反語辭家語亢在孔子弟子中史記七十二子傳初無之

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温和厚也真氏曰和兼厚字方盡温之義和如春風和氣之良易去声直也語錄如言易直子諒之心易平易坦也真氏曰莊主容敬主恭儉節制也語錄儉非止儉約只是不制者用力而裁之界限讓謙遜也善遜謂不矜己之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備固不見於接人之際者少穎林氏曰形容聖人之盛德必推其著見者言之堯曰欽明文思舜曰濬哲文明温恭允塞湯曰齊



聖廣端文王曰微柔懿恭夫子曰溫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  
良恭儉讓皆以其德之著者言之也  
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  
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或問子貢謂夫子之  
借其求字而反言之以堯舜之道要湯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  
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  
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君子所謂過者化所經歷如則人皆  
化心所有主如皆神妙無不通也德言盛禮言恭出易繫辭  
不願乎其外出中庸語錄此五者皆謹厚謙退不自聖賢  
底意故人皆親信樂告之最要者此五字是如今氣象非  
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來問底意今又却無非  
是求孝者且去理會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  
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  
矣去聲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  
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通曰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此  
言厲言恭而不言安言良儉讓則見不猛而不見所謂威皆  
未足以盡盛德之形容不過以其得聞國政姑以其光輝接

物者言尔必如子貢異時綏來動和等語乃足以見夫子過  
化存神之妙焉按饒氏謂此即聖人中和氣象又謂集註過  
化存神未易窺測之語與謝說三亦字皆微寓抑揚之意夫  
苟是中和氣象則謝氏不當下亦字以謝氏為微寓抑揚之  
意則其不足盡中和之氣象明矣張敬夫曰敬夫名棧號  
饒氏前後二說自相反不可不辨也南軒廣漢人  
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  
聖人之儀刑而樂音洛告之者秉彝好去聲德之良心也而私欲  
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可謂孝矣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  
足以知其人之善惡此為父子志趣事為之不同者言之志  
者行之未形者志之已形者也  
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如雖  
善亦不得為孝矣輔氏曰就事而言雖是就○尹氏曰如其  
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

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改以時言改以心言所當改以事言可未  
自有變意思必有為而言觀其文無行而其父在時其志已  
行已自有與父志不同者父在時其志已行已自有與父志  
沒時子自無志而其所主在道猶事也言道者尊父之志  
三年無改是半上落之意須三年後徐改則終身不改固不  
其親之好底事則不在此限矣其不可改者則終身不改固  
故不待三年類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不改或終身不  
待言其類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不改或終身不改  
不待三年類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不改或終身不改  
存得三年類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不改或終身不改  
得此孝子之心未改則雖或不得已而改亦不忍其心則不  
看其用之善也才厚薄如行無改便善矣父道大槩下說得  
之亦未善也才厚薄如行無改便善矣父道大槩下說得  
是其事之權衡則游氏之說盡之。大意有未忍改之若悖  
常乎曰事孝子之道則固非悖理亂常之孝子也。真氏曰  
惡乎曰事孝子之道則固非悖理亂常之孝子也。真氏曰  
承當隨所遇則不待三年而改若可繼雖不若文而當改又  
如方則所謂三年無改者三年之改也三年之改也三年之  
盡哀慕之誠姑泯改爲之迹不亦善乎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節品節文語錄節者等級也  
文者不自截而回互之貌是裝裹得好如升降節者等級也  
當然之理但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  
看使有規矩可以憑據故謂之天理此是節文。黃氏曰如天  
子之服十二章上公九章各有所謂之節文。若山龍華蟲之  
類爲飾此是儀文若天子冠婚禮此是人事若冠禮則當有  
升降慶此是儀文若天子冠婚禮此是人事若冠禮則當有  
也。天理在中則而著於事。人事在理則當有升降慶此是  
儀文在外則而著於事。人事在理則當有升降慶此是  
與文字相節文而後謂準則有可守儀謂容儀有太過然可  
節而後文節而後則和者從反七容。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  
用故先儀而後則和者從反七容。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  
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  
以從容不迫其體惟從容不迫蓋從自然中來先王之道此其  
所以爲美。此字貼斯字指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語錄  
嚴分毫不可犯如何趣有箇和須知道吾心安便便是和如  
公門鞠躬頭是如如何趣有箇和須知道吾心安便便是和如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

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

信約信也黃氏曰以實之謂信事之已見而以其實者也約

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

也胡氏曰信為約信恭為致敬皆指人之行此而言非信恭

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此語錄

謹始之意如初與人約便須思量他日行得方可諾

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語錄恭只是低頭唱喏時便看近

不當拜而拜被詰問則無以答這便是為人所恥辱者在我矣近猶

合也古人下字寬亦大綱說雖未盡合禮義亦已近禮義了

○饒氏曰有子氣象從容辭不迫切於禮義皆以近言集註

言其寬緩故直以合宜中節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

可以宗而主之矣或問因之為依勢敵而交淺如先主之為

歸如孔子之於司城貞子蘧伯玉顏淵由是也依失其親若

未甚害所宗而失其親其害大矣然今日依之則後日有時

而不失其親焉則異日亦可宗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去交際

皆當謹之於始說上三句而慮其所終說下三句不然則因仍苟且之

間將有不勝聲其自失之悔者矣語錄問恐言是約信行是

如此皆交際也言可復便是行此章須用兩截看上一截

信近義恭近禮因不失親是交際之初合下便思慮到底下

量到無弊處通曰此章皆謹始之意與其悔於終孰若謹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

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志在事自不暇敏於事者

勉其所不足謹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中庸曰有所不

餘不敢盡集註取以訓此饒氏曰敏於事之事皆事也然猶不敢

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語錄不

是其存心勉敏事謹言是其用功處便就正方得有許多工夫  
夫不能就道以正其是非也不得無許多工夫雖欲就正  
有道亦徒然。此章須反覆看其意思如何若不就正有道則  
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有道則  
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親有道亦無凡言道者皆謂事  
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遍無欠缺類如此。道字指有道者  
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通曰孝而篇言道者三前兩  
是父之所由先王之道是先王之所由故集註獨於此釋之  
曰人之所共由道猶路也。先師曰此有道字指有道者  
之所共由者則與道為一能由人所共由之道者有道。尹氏  
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篤志謂不求安  
慎言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  
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語錄楊氏以由人營營於  
故獨索其身以自高然不知義者制事之宜處人倫事物名  
當其所乃合於義今但知有己而已使人皆如此索身自為  
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墨氏見由人自私自利不  
能及人故欲兼天下而盡愛之然不知仁者心無不溥遍而  
施則有差等心皆溥遍者仁也其理一施有差等者仁中之  
義也其分殊今親親與仁民同是待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  
父此孝者所以必求正於有道也。通曰必無求然後見其  
有好之之志必慎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實必取正有道然

後不差夫好之之路此足以見好學者之其難得也

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格。好去声。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

諂卑屈也。驕於肆也。輔氏曰為貧所困則氣隨以歉而為卑

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

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

貧好禮則安處善樂亦音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忘其貧

其富則超乎。通曰漢董仲舒策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

貧富之外矣。通曰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安處

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通曰家語子貢家富累千金

賤賣其貨以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也

是許其已能自勉其所未至也。勉其更進於樂與好礼

守而無諂無驕而勉其所未至也。語錄子貢初年也是把貧

與富然當事了。馮氏曰無諂無驕則貧富知自守矣然猶有所用力焉力少不逮則諂驕復形樂且好礼則貧富兩忘矣蓋知樂天循理而無復事於人為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嗟七多反與平聲

詩衛風淇奧於六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扶又反磋

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

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

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語錄所謂義理無窮不是說樂

與好禮自是說切磋琢磨精而益精耳。或問大孝傳引此

詩以道孝自脩釋之與此不同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取義

姑以發己之志或疎或密或同或異蓋不能齊也。黃氏曰

若謂無諂無驕為如切如琢樂好禮為如磋如磨則告往知

來句便說不得子貢言無諂驕夫子言未若樂與好礼子

貢便知義理無窮人須就孝問上做工夫不可少有得而遽

止詩所謂如切如磋琢磨治之已精而益致其精者其此之謂與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語錄所已言謂處貧富之道所未言謂孝問之

功。黃氏曰此章須是見得切磋琢磨在無諂無驕樂與好

禮之外方曉得所已言所未言前之問答蓋言德之淺深此

學之引詩乃言。○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辯說而

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

安於小成而不求造七到道之極致亦不可驚音務於虛遠而

不察切己之實病也切必貴磋琢必貴磨此正意也必切方

曰常人一者之病與學者切己之實病當看兩病字若只就

貧富上說貧者病諂富者病驕必除諂驕之病然後可到樂

與好禮地步若就義理學問上說則學者之病固

多必先除切己之實病然後可求造道之極致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知不知人則是非

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語錄若宰相不知人則不能進

辨益友損友。輔氏曰人不暇病人不知己其病在己不知人則不能

在己君子之學為己不暇病人不知己其病在己不知人則不能

曰學而未章與首章人不知而不愠意實相闕里仁憲問衛

靈篇又三致意焉學必專求在己庶無所慕於外也。通曰

始以不知不愠終以此章學而一箇終始也始以不知君子

乎終以無以為君子也始則結以患不知人終則結以不知



據字上說來，况上文先云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其證尤明。白若遽云不失則似失之急，又近於贅。大學序所謂本心之躬，行心後參觀之，而行道心定，本為尤信。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語無箇記，認所以樞紐中間，些子不動，則緣人要取此為極，不可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取些子不動，則緣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樞紐中間，些子不動，則緣人要取此為極，不可那辰雖動，在外面動，心不動，則緣人要取此為極，不可近管窺點，子雖不也，隨盤射轉，緣子北辰便是在管弦上轉，史記存中謂是亦有五星，窺極星，不入管後，方見極星，在管弦上轉，史記存中謂是亦微動，辰太乙常居天中，是極星也。辰非星，只是中間界分極星乎，地外地方，不動乃天中，是極星也。辰非星，只是中間界分極星旋不息，其樞紐則在南，北天中，故謂之極者，如屋脊，謂之屋極也。南極入地，三十三度，故謂之極者，如屋脊，謂之屋極也。出地，三十三度，故謂之極者，如屋脊，謂之屋極也。常不見，隱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有所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有所不，動其旁則經星隨上。邵子曰：地無石之處，皆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先師曰：為政以德，本也。無為而天下歸之，效也。無為而極中涵此意，北辰為天之無為，眾星共之，譬天下歸之也。○程

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語錄不是，塊然全無，作為只是不待作為，而天下自歸之，不見其有為之迹耳。問是以德為政，否曰：不是。欲以德去為政，不必泥以字，只是為政有德，相似。輔氏曰：為政以德，非不為也。循天下之理，而為其所無事也。不能以德為政，而遽欲無為，則是怠惰廢弛而已。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輔氏曰：范氏推廣程子之意，併舉其效言之。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語錄蓋如以物。馬氏曰：蔽，斷也。讀思無邪，魯頌駟反。古螢篇之辭，駟牡馬如官占，惟先蔽志之蔽。思無邪，魯頌駟反。古螢篇之辭，駟牡馬盛由其心，思之正，如美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驟北三千之意也。作詩者，未嘗不以此論詩之旨。夫子讀詩至此，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問：思無邪，莫是作詩者發於情性。



之正否曰若開睡鹿鳴文王大明等詩固是情性之正若桑  
中帶棘等詩謂之情性之正可乎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耳  
許多太史公說古詩三千篇孔子刪定而三百者來只是得  
要人吟詠興發其善心不好底便要人起羞惡之心皆要人  
思無邪。饒氏曰諸家皆謂作詩者如此獨集註以爲詩之  
功用能使孝者如歸於夫子恐人但知詩之有邪正而不知詩  
知此則有以識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  
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  
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語錄問直指全  
皆要人無邪思然但逐事無邪惟此一言卒全體言之思  
無邪只是要正人心約而無邪惟此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  
而委曲詩人主於諷諫其言不直截說破常有隱微婉  
曲之意。黃氏曰直指則非微婉全體則非一事。程子曰  
直指故明全體故盡此一言所以辭約而義該也。程子曰  
思無邪者誠也。裏語錄行無邪未是誠思無邪乃可爲誠是表  
於外而其中未必能正惟至人於思無邪乃可謂誠。通曰程  
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裏語錄行無邪未是誠思無邪乃可爲誠是表  
所思自然無邪誠也。聖人望人集註之於思此是聖人事  
也。讀詩而可使之思無邪誠之

也孝者事也集註引程子之言即繼之以孝者必務  
知要益可見也。先師曰程子此說是論誠非論詩。范氏曰  
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  
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通曰執中二字  
之要時之一字是易三百八。通證。禮器篇云禮有大有小有  
不可益之要亦不可損者如七冠禮始加再加三加坐如尸  
致一也。注經禮禮記也如冠禮始加再加三加坐如尸  
有三百餘曲禮禮記也如冠禮始加再加三加坐如尸  
之類此是小目有三千餘條。曲禮篇首云毋不敬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  
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  
愧蓋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亡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前訓禮字云天理節文人事儀則是以禮  
氏曰品謂尊卑高下之分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  
差節謂界限等級之分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或問  
矣加以十年玩索函養之功而知見明徹無所滯礙也蓋於  
事物之理幾微之際毫髮之功無不判然於會中更不用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  
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語錄不惑是隨事物  
此知天命便是知這道理所以然如父子之親一溪是知其  
以親凡事二物二知這道理他本源源來處譬如一溪是知其  
至善無妄之理而水發源處是則所謂天道流行也物之所得為性  
不窮之無不盡而名殊而實一也孝至不惑而進焉則理無  
道之全而性之盡而為以知此矣理以事別性以人殊命則天  
則理性云者小德之川流也自理性觀之則天命云者大德  
化之敦也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語錄知天命則  
所聞者便皆思而得矣聽最是人所不着力處今聖人凡耳中  
而精熟徹表徹裏故思量總入心便通是非判然其貫通神速  
後得妙更不待少致有相扞格違逆不得謂之順矣如夫子聞滄  
義是耳順之證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如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  
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去聲也語錄聖人表裏精粗無  
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也○程子曰孔子生而  
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  
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  
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  
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去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  
成章而後達耳語錄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效不  
日進不已之驗至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聖人亦大約  
將平生為孝進德處分許多段說十五志孝此學自是微始

而益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意思但到  
 七十歲便書住了。十五志空張做實說一段大槩聖人元是箇  
 聖人了他不自感異乎實做將去能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  
 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  
 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  
 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  
 用體即道用即義道言渾淪之體義之用聲為律而身為度矣  
 天地中和之形容自然可以為律身即天地正人之體自然可  
 以為度用此形容不踰矩也。語錄胡氏不失其本心一段  
 極好儘用子細玩味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  
 心日用之間着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心所當知  
 事是心所當為不要理沒了他知脩齊治平皆要此心為之  
 此心皆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旋安入來聖人立此心為之  
 目只要人別將自家心通證其史記夏紀禹為仁可親其言可  
 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通證其史記夏紀禹為仁可親其言可  
 身為度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躡  
 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輔氏曰

躡等而進急者則半途而止亟心亡則能優游涵泳級而  
 進急心亡則能日就月將不止聖人示學者實兼此二  
 意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魯水之漸然其心未嘗自  
 謂已至此也苟自謂吾人已至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  
 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不為立與欲學者以  
 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  
 之屬意皆放上此語錄問此章如何分知行而志亦是要  
 志不踰矩言行之始不惑知命耳順言知天命耳順一類是也  
 而志不踰矩言行之始不惑知命耳順言知天命耳順一類是也  
 意立則行行之效也志一類是也知天命耳順一類是也  
 規立則行行之效也志一類是也知天命耳順一類是也  
 簡立則行行之效也志一類是也知天命耳順一類是也  
 事乎相與同必如志也聖人必知地時及其立與不惑也  
 固是為孝者立法也然當初亦必是有信聖人底事。聖人此語  
 進亦如孝者立法也然當初亦必是有信聖人底事。聖人此語  
 者亦如孝者立法也然當初亦必是有信聖人底事。聖人此語  
 覆亦如孝者立法也然當初亦必是有信聖人底事。聖人此語  
 之耳故集註雖以勉人為辭而終以獨竟其進為說。鏡氏  
 曰矩字尤為此章之要致知是要知此矩力行是要踐此矩

立是守得此矩定不惑是見得此矩十分透徹從心不倫是識得此矩  
之十分純熟而無界限之心可守之方則有規矩法度之器規  
矩善於旋轉而其圓行欲其方故以矩言之而發。○義以方外  
定而不胡氏謂即道用即義方故以矩言之而發。○義以方外  
是也胡氏謂即道用即義方故以矩言之而發。○義以方外  
自期於聖人到此聖人此所以然乎為一者與心所見之明者此  
聖而姑為此心所守之定耳感者此心之謂是聖人若心實自  
力立者此心所守之定耳感者此心之謂是聖人若心實自  
與理融而此心所守之定耳感者此心之謂是聖人若心實自  
不踰矩者此心所守之定耳感者此心之謂是聖人若心實自  
進聖人之此心也忘者不用其心如何似以語助者欲十年而  
心亦如人之心也忘者不用其心如何似以語助者欲十年而  
道亦如人之心也忘者不用其心如何似以語助者欲十年而  
一條盡之矣聖人此章分志而始知至道從心之本喻矩而終  
心欲從容中道大用之志念中節次自志矣心之序進所謂  
欲能容中道大用之志念中節次自志矣心之序進所謂  
賢人制其心者常人所肆其心焉勉之欲皆私欲耳聖人知其  
天理無一毫私欲於心者常人所肆其心焉勉之欲皆私欲耳聖  
自從容而不紊於矩者常人所肆其心焉勉之欲皆私欲耳聖  
能漸造於純熟之境而進焉苟能卓然立志以天理聖人之心  
而於希聖其庶幾乎

○子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音於理無違二  
而涵蓄大有深意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魯人御為去聲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  
胡氏曰三家皆魯桓公庶子初以仲叔季為氏其後加以孫  
字公為伯仲叔季公孫也仲改為孟者庶子自為庶長少不敢與  
長為孟杜預作公孫云仲慶父弒君故改為孟夫子以懿  
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恐其以從  
無違則失故語御樊遲以發之與懿子得  
其本指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輔氏曰此理  
皆於理之理字言也禮是先王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  
據事物之理品節之以成文者

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  
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  
陳氏曰始終一以禮事親則為敬親之至矣然若何而能一  
於禮其中節文纖悉委曲是多多少事皆不可不講。蕭田黃  
氏曰若不以禮便是違背於君子。○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  
之道待其親便是違背於理。  
雖無窮而分去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謂苟簡者與不得為而為  
之禮者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語錄  
得為只是合做底大夫以大夫之禮事親諸侯以諸侯之禮  
事親便是。通曰夫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曰奢則不遜  
儉則周胡氏所謂得為而不為儉而固也所謂不得為而為  
之奢而不遜也禮者理之節文節所以節其太過文所以文  
其不及春秋之時過於文而失於節往齊氏曰說與何忌孟僖子  
者此夫子所以舉之告懿子也。齊氏曰說與何忌孟僖子  
之子昭七年僖子將卒屬說與何忌於楚病不能相禮乃講孝之二  
四年僖子將卒屬說與何忌於楚病不能相禮乃講孝之二  
子後時孔子年七十矣僖子御必在哀十三年魯以幣召還孔  
矣僖子嘗令二子季子禮孔子死已久而懿子猶問孝可謂賢  
爾時三家習於僭非不欲以尊親也而其垂歿所命以教其子  
惡使懿子不違其親之命而悉以孔子所教生事而死葬祭  
之則凡其所用皆親所得為而僖子之心慰矣柰之何其不

然也聖人言不迫切而意深到孝者所宜細玩先師曰孔子  
此言雖若告眾人實警孟孫雖警孟孫仍可用於眾人舍蓄  
深切所以為  
聖人之言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音滯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

有疾病常以為憂也經此正解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

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此

包涵甚闊謹疾固是守身不失身於不義尤守身之大者舊

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

乃可謂孝亦通前說為佳後說以衍餘意則可以解正意則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

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吳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

食亦若養然言人畜詩六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第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語錄子游是箇簡易人如酒哀而止便見他節文有未至處或問對便忽略了如喪致乎卑賤聖人之言豈若是之不至倫乎曰此設戒之言也故特以尊卑懸絕之甚者明之所以深著夫能養而不能敬者之罪也○輔氏曰能養未必能敬能敬則不至於不能養也記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可徒愛而不知敬乎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音是是以爲孝乎食音嗣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會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愉悅也色見於面者婉順也容

記祭義篇之受色非可以爲難也惟深愛之心根於中而後愉婉之色容見於外其所以難者乃有深愛之心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去聲○程子曰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後說承順父母告懿子告衆人者也人事親以禮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以失而告之故不同也語錄告懿子無違意思闢若其他所告則就其人是大段切雖專就一人身上說若於衆人若就孟孫身上看無益○子游見處高明而工夫則疎若於衆人若就孟孫身上看無必用敬惟依本對之論與博學篤志之說可見惟高明而依本對者難告子游以敬告子夏則以水濟水以病乃子見惟高明而依本對者難告子游以敬告子夏則以水濟水以病乃子見惟高明而依本對者問者拒之孟亦如何見子夏則以水濟水以病乃子見惟高明而依本對者章乃不記者以類非所以比宮黜似太莊嚴持身謹規矩嚴底人而深論語中其親之孝則欲其敬親四則欲其愛親二則欲其守一而深論語中其親之孝則欲其敬親四則欲其愛親二則欲其守





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語錄為善底人又頃觀其意之所從  
而為之乃是為己若以楚固義也然其意所從來乃因怒蔡  
來已不善了如齊桓伐楚固義也然其意所從來乃因怒蔡  
所為雖是而所由未是也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  
也所為雖是而所由未是也  
也異後說可無

###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馮氏曰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詳  
觀察密於安所樂音洛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  
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語錄意所從來與樂安是中心樂  
於為善自無厭倦之意若中心樂則樂與不樂安是中心樂  
免於偽○安大率是平日存心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轉未  
由去其心方安○黃氏曰畢竟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轉未  
所則君子先之為小善者不復觀其所以兼君子小人視之觀其  
安則君子先之為小善者不復觀其所以兼君子小人視之觀其  
既欲知其安不安也蓋所安者亦不復觀其所以兼君子小人視之觀其  
言心之所安意是發熊氏曰所必復觀其所以兼君子小人視之觀其  
端處心是全體處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焉於廋反廋所留反

焉何也廋匿也重平聲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

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在我者不明則亦何以察人

之意知言如孟子我知言能知人之法以察是非窮盡事物之理  
則心知明鏡方聽其言觀眸子人之法以察是非窮盡事物之理  
夫子觀人之法非有過人之聰明者不能夫子之法孟子觀人之法  
孟子觀人之法非有過人之聰明者不能夫子之法孟子觀人之法  
可以自考

###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温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  
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音記  
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與每有新而所知有限窮其應不故學  
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李記曰記問之  
師○語錄記問之孝温故而不知新只記得硬本不足以為人  
裏面搜尋得道理則就温故中見得這道理愈精勝似舊  
這箇便死殺了知新則就温故中見得這道理愈精勝似舊  
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常活不死殺中庸温故而知新

乃是溫故重此却是知新重。或問昔之所得雖曰既為吾  
有然不時加尋繹則亦未免有廢棄遺忘之患而無所據以  
知新矣雖然徒能溫故而不能索義理之所以然者則見聞雖  
富誦說雖勤而口耳文字之外略無意見如無源之水其出  
有窮亦將何二以授業解惑而待學者無已之求哉。尋繹其  
所已識其心於二有得於其所未得者譬之觀人昨日識其面  
今日識其非以爲能如爲師其無餘可云者明未至此者不足  
以爲師非以爲能如爲師其無餘可云者明未至此者不足  
無忘其所不能知新者日知其所能無新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  
周非特爲一才一藝而已。語錄此君子便是聖人之次者此  
德出衆德體也才用也亦具聖人之體用但其體用不如此  
用大用不如此聖人之用亦只做得一件。黃氏曰各適其用不  
相通不得夷清惠和亦不可爲車之類也。以人言優爲趙魏老不  
原君子之勝辭大夫之器也。用無不周見君子之可以器言者拘於才  
弗器者矣。通曰君子則進於德進於德則可以器言者拘於才  
誠正脩齊治平有以充此心之體而擴此心之用所以不致

故凡局於器者氣質之分量小士  
君子之不器者孝問之功効大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伯忱毗陵人先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

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張氏曰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爲

至而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後言者爲君子行在言前言隨行

後自然言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

之以此多語錄只爲子貢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爾。語

於觀變周是公底比。比是私底周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便

是周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便是比。君子好

善惡惡皆出於公。用一善人於國於天下則一國天下享其

治去一惡人於公。用一善人於國於天下則一國天下享其

小人於惡人則喜其合已必親愛之善人與已異必傷害之

此小人比也。○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



朱之前宗師大禹而晏嬰李之者也先師曰孔子之時楊墨未肆故集註下一如字然則異端何所指乎孔子謂鄉原亦之賊也孟子謂其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則鄉原亦異端也老聃正同時而孔子於禮曰吾聞諸老聃則老聃亦當出而祖老氏自以此後始為虛無之祖而為異端不可辭矣揚子雲曰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故凡非聖人之道者皆異端云

○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去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佛氏之言時名公高材皆為近理所以害甚集註采此條而中庸序亦曰老佛之徒出則近時儒亦大亂真矣皆所以闢異端也

汪氏炎和曰程朱之絕口於此程朱之功禪者故集註有取於程說之痛切今老者曰老便是楊氏孟子關楊便是與之相隱道長往不來者皆做為我兼愛做得來也淡不能感人佛氏最精微動人處初見他說出自有理從他說愈深愈害人問佛氏所以差曰

吾儒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這箇便夷狄之已後來知說漢時流入中國其實初不過論緣業以誘愚民而已後來知說心說性雖聰明之士亦為之惑幸者不可不力察而明辨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也  
汝女音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魯人之子路好去勇蓋有強上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便語錄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曉會得如正名一節是為人不知則無自欺之蔽也故程子曰固自明矣若不知之為知也

於自欺又於所不知也故程子曰固自明矣若不知之為知也

相類每事問疑不知自畫也黃子曰是知也意經意方完既不失也而不知為是知張氏曰是知也言是禮不知之為知也

強其不知以是為知非惟人不知也言是禮不知之為知也

而後已好勇以多喜自高不服下人故有能行唯恐有聞及見孔子時孔子以多喜自高不服下人故有能行唯恐有聞及以告以有過則喜則必改之失矣然終有見義為非義處是亦必自求為不知則人必告之之道乎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陳干求也祿仕者之奉符用也

通曰本文無問字意編次者因夫子為子張干祿發失故先之以此五字以見夫子為子張干祿發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去聲

呂氏曰與叔藍田人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

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至我自知其非理而悔之

故曰理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謹言行去

者守之約夫子分則無可擇多聞殆對言之朱子合而解之精

以擇之闕其所未信未安者則非泛焉既博矣必於多中精

約字與博字對約字又自精字來不精則其約也非切要之

約而苟簡之約爾字之博擇之精守之約九字斷盡此一

三者不可缺一如此則言必當而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

入不我尤行必當而已無可悔矣言此以救子張

自至之辭在其中樂亦在其中仁在其中直言之失而進之也內也張有務外求聞之失故夫子教以反求諸

聞亦屬自家言處見亦屬自家行處聞見亦互相發亦有聞  
而行者有見而言者不可泥者聞見當闕其疑殆然又勿易  
言易行之大凡言不謹則見尤於人既見尤則自安得無  
悔行不謹則已必先齋故有悔已既有人安得不見尤只  
是各將較重較輕較多較少較便較難較得較失較是較非  
因帶着祿說聖人不知便有人處已接物莫大於言行聞見  
抹殺了他干字。或問人處已接物莫大於言行聞見所以  
為言行之資也。自寡聞見而積之多多聞見而擇之精擇之  
精而於言行猶曰必謹焉其反身亦切至矣。猶曰僅足以寡  
尤悔而已未敢必其絕無也。君子亦脩其在己而已。祿之得  
不得非所計也。故曰祿在真教之中。猶曰仁樂直餒在其中。皆本  
守約而重李博亦不可輕聖人之所以好古敏求多聞擇從多  
見而識者欲求其多也。不輕聖人之所以好古敏求多聞擇從多  
寡將何所據以爲擇精守約之地邪。○程子曰脩天爵則人  
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  
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顏子終身守  
費宰豈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  
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通曰李干祿即脩天爵以要人爵  
我有反求之道李者惟當求其在者則祿將  
不求而自至故在其中三字正為干字發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子兩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倉

反捨置也諸眾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

去直而惡聲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

理也○大李曰好人之論蓋本於此至情即性之發也然或無道

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

貴窮理也窮理者明吾心以照在直之本而居敬又為

也○致堂胡氏曰當時三家專魯公安得擅奪錯之權哉使

公復問孰為枉直而付率錯之柄於夫子必有所處

矣民心既服公室自張何至乞師於越而卒以旅死哉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

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

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眾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

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音洛於為善語錄莊只是兩件事孝是一箇字孝慈

慈是以恩結之孝是做箇樣子慈則推以及人二者須一齊

有民方忠於己若只孝而不慈或徒慈於眾而無孝於親樣

子亦不得善者率之不善者便棄之民不能便勸惟率其善

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集註說得未盡○吳氏曰康子

親矣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可謂不慈於眾矣在己事上接下

皆非其道而欲人盡道於己難矣哉○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去欲

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

然者矣○不期而然乃自然之感應何假於使之然哉莊孝慈

事其有本效感應處皆當以此意○輔氏曰凡聖賢之言與

推之則庶幾無謀利計功之私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吳氏曰夫子在

三待賈而沽一也季氏逐君二也陽貨作亂三也史記云季

氏強僭雖於正道陽貨專政作亂故孔子不仕集註因以為

定公初年事然夫子不仕季氏蓋以平子逐君若謂強僭離

於正道則季氏數由皆然而夫子何以又仕桓子乎定五年

季氏逐君而後孔子始仕也

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家臣陽貨作亂則定五年以前夫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矣其為為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而起語獨

言孝者友乃孝之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

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故知不是國政此全在推

字上今人只為不善推其所為耳范氏言明皇友兄弟而一

日殺三子正以不能推此心也范師曰孝友兄弟行於家者

施於有政行於國者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書之意孔子引之

本意不過如此朱子特發出推廣以為家政之意

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

仕有難以語御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平之至理亦不外

是張氏曰孝於親則必友於兄弟孝友篤於家則施於有政

亦是心而已矣雖不為政而家庭間躬行孝友為政之道

固在是矣或人勉夫子以為政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軛其

何以行之哉輓音五月反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輅端橫木縛軛厄音以駕牛者小車

謂田車兵車乘去車輓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

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語錄此與言不忠信雖

信是言行相顧之謂人若無真實誠心言行皆妄何處行得

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饒氏曰行

之不可行指車言人無信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陸氏名元朗字

德明唐蘇州人○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

此與三十年為一世之世不同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

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漢扶風人

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二統

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

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

語錄質朴則未有文忠

矣。忠只是朴實頭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

有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加文采然亦天下之勢自不質

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不得如此故命此名

周不得此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

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

統語錄康節分十二會言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蓋

於此故三代即其始與建以爲正先師曰正謂正月也

一月而曰正月取王者居正之義迭建以爲正月故曰夏正

商正周正康節分十二會詳見皇極經世書

會詳見皇極經世書

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

於寅初日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

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

小過不及之間益其不及而使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

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聲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

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禁

反緯術數之學也識緯如亡秦者胡之識及赤伏符等及諸

經之緯書術數如望氣厭勝風角等皆是

度。語錄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文章制

度是人做底故隨時更變。繼周者秦果如夫子之言否看

秦將先王之法一切掃除然三綱五常不曾泯滅得如尊君

甲臣損周室君弱臣強之弊這自是有君臣之禮如立法父

子兄弟同室內息者有禁這自是有父子兄弟之禮天地之

常經自商繼夏至秦繼周以後皆變這箇不得秦之所謂損

益只是損益得大甚耳。此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亦只是

要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如秦繼周雖損益有所未當然三

綱五常終變不得古人未嘗不尊君卑臣秦人因之但尊者

益之而過尊卑者損之而過卑耳古人亦未嘗不德刑並用

又損刑則益之而又益耳。○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

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爲天下不

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書曰天叙有

三綱五常即天叙也

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爲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

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天地之

義以所損益言權也

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

已矣代之已往者如此則百世之方來亦不過如此而已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語錄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

祀土庶祭其先上得兼乎下不得兼乎上土庶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皆所謂非其鬼土庶而祭五祀家可祭禮云無人立一祀或戶或竈亦可祭也今人祭甚廢廟神都是非其鬼。馮氏曰其指祭者而言謂非已所當祭者蓋精誠神氣之不屬也但欲諂之以希福耳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語錄此處要兩下並看就見義不為上

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為之不力先師曰知義而不為是無浩然之氣以配道義故也此章欲人不惑於鬼神之不為是知而惟用力於人道之所宜為他日夫子語樊遲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亦以鬼神對義而言與此章意合蓋嘗驗之天下之人其諂瀆鬼神者必不能專力於民義其專力於民義者必不諂瀆於鬼神二者常相因云

論語卷之二

論語卷之三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佾音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

胡氏曰古者有姓有氏三家為桓公之後皆姬姓又自以仲叔季分為二

也佾舞列也

舞之

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

其佾數六六三十八六十四人諸侯或曰每佾八人六佾六八

其餘未詳孰是

**通證**

左傳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禽舞名也公問羽數於衆仲衆音終

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

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杜預註云人如佾數疏引服虔云每

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

疾之之辭

洪氏曰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云尔者正君

忍容忍二義而取忍之義為長故集註以容忍居後趙氏曰敢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忍人是也容忍之忍春秋傳所謂

君其忍之是也。通曰前一忍字指亂臣賊子之心而言後一忍字指春秋誅亂賊之法而言。先師曰自王政不綱亂臣賊子無所忌憚故敢於僭竊殊不知君子畏義安分自不忍於心豈問天吏之有無哉以此言之前說為優然自秉春秋之筆者言之則後說也。○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亦足以寒亂賊之膽也。○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色界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而為六以下此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上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黃氏曰范氏說忍字義似之前豈以范氏所言降殺以兩乃全章之意而謝氏特為是忍也一句發耶。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突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相去声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助祭之諸侯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寔也。王祭者天

子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語錄八佾只有明文故只就其事責之。雍徹則分明歌天子之詩故引詩以曉之曰汝之祭亦有辟公之相助乎亦有天子之穆穆乎。既無此義焉取此詩。○饒氏曰上章是罪其僭此章是譏其無知惟其無知所以率意妄作以取僭竊之罪上章是可忍也是言其不仁不知此章無知妄作是言其不禮。○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去声所當為。貞氏曰子無父母則無此身則無此親自合盡孝臣無君上則無此爵位已因父母而有此爵位則則事君自合盡忠此只是盡其本分當為之事非過外也。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胡氏曰按位篇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郊禘非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魯遂至於僭大子程子所以追咎賜受皆非也。周公立為經制辨名分於毫釐間將行之萬世而身沒犯之將行之天下而子孫違之豈非周公之衰乎。○馮氏曰呂不韋春秋記周自平王從魯惠之請以周公之大勳勞於天下命世

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皮弁素積而舞大夏此八佾之舞也其後群公以天子之廟習而用之故子家駒謂昭公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也則魯以諸侯僭用天子之樂久矣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唯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以習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夫天子之禮樂作於前安得以習用其心則凡不臣之賜伯禽之受皆非馮氏引呂氏春秋之說謂成王之賜伯禽皆忍為之矣先師曰程子唯用禮記之說證據最是三桓祖桓公而立廟說得有考據有情此說恐得之矣成康之時召畢諸公皆在未必以天子之禮樂賜魯禮記漢儒傳襲之說恐不可信姑存此說以俟同志共商略焉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語錄人既不仁自是與那禮樂不相管都不省了自與禮樂不相干禮樂須中和溫厚底人便行得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便不祭禮樂何。黃氏曰仁者心之德心之全德即仁也游氏云人心亡矣於仁之義最親切。輔氏曰不仁則心無其德雖謂之心亡可也。先師曰孟子求游氏說當本孟子之意觀之。○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語錄程子說固好但少疎不見得仁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若本然之良心

存而不得則所作為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欲私心做得出來安得有序安得有和仁只是正當道理將正理顯在人心裏面方說得箇仁字全。陳氏曰禮樂無所不在如兩人行才長先少後便和順無爭所以有爭只緣少長之序乱了又安得有和順底意於李氏曰光祖昭武人禮樂此見禮先而樂後無序則必不和。李氏曰光祖昭武人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丘耕鏘反亦將如之何哉輔氏曰此章禮樂正指玉帛鐘鼓言故以李在人此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之意蓋心具是理所以存是心則在人也。饒氏曰游氏說得仁字親切而禮樂二字欠分明程子說得禮樂二字有意義而仁字不親切而禮樂二字然後如禮鐘鼓玉帛是說徒有禮樂之文亦必合二說而一之然後如禮樂何之義方盡集註用意精深要人子細看。熊氏曰游氏兼禮樂之義方盡集註用意精深要人子細看。熊指禮樂之體李氏專指禮樂之用。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去聲僭禮樂者發也借禮樂者即人之不仁者也本文無此意但以次於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

前二章之後故云然

故以為問黃氏曰本之說有二其一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則性者禮之本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其一曰禮之本也故曰初也凡物有本末初為本終為末所謂夫禮始諸飲食者是也二說不同集註乃取後說曰儉者物之質戚者取楊氏禮始諸飲食以證之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語錄問禮之全體曰兼文質本末實皆在其中有本則有末未固具於本矣如木有根本則有枝葉華實其本立則此木全體枝葉華實皆在其中也。通曰須看有在其中三字得禮之本則雖不便是在禮之全體而全體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去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但當焉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語錄治田須是無室礙方是熟若居喪而習熟於禮文行得皆無室礙做得脚輕手快無那惻怛不忍底意則哀戚必不能盡禮貴得中此此字兼吉凶言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

者皆未合禮謂未合禮之中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專以凶禮言儉戚只是禮之本而已及其用也自有當文時不可一向以儉戚為是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禮蓋亦未初有儉之名儉是對後來奢而言蓋追說耳東坡說忠質文謂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為質。馮氏曰過猶不及儉與奢均非中制也然儉而後奢儉猶近本而奢則未流也。喪之易戚明禮之奢儉聖人之言借一明一而大抵如此或曰問禮而及喪禮無大於喪故也。葉氏曰論禮之中雖以奢為不遜儉為固然與其失之不遜不若失之固循為近本也是以用過乎儉喪過乎哀易以為小過謂過者小而得者大也。黃氏曰聖人因俗之弊感放之意而為是言本非以儉戚為可尚特與其流於文弊則。范氏曰夫扶祭與寧如此耳其言之抑揚得其中正如此。范氏曰夫扶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語出禮記檀弓上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汗瓜

反尊而杯音侯飲為之簠簋音甫籩豆壘音雷爵之飾所以文

之也則其本儉而已通證其禮運篇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

苦怪反將而士鼓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注云古未有釜餼

釋米押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汗尊鑿地為尊也杯飲

手掬之也士鼓築土為鼓也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

音麻哭踊音勇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通證記檀弓

微情者節哭踊有以故與物者衰經之制有直周衰世方以

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哭踊無節衣服無制周衰世方以

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錄

汗尊杯飲之說他是就儉說至於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文

意顛倒後云則其本戚而已似與前面無收殺先師曰集

註圈上七句精密至矣范揚二條朱子采之以助發明耳

通曰本有二其末亦不同本根之本其末為枝葉枝葉出於

本根而亦能比其本根可相有而不可相無本始之本末流

必有失禮始於儉未也必奢故曰與其曰寧孔子因末流之

失不得已而為反本之論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訖不如諸夏

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去聲也馮氏曰諸夏諸侯之稱夏○尹

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無非實無也雖有之不能盡

其道爾程子責在下之無君正說也尹氏兼責在上之不能

去人倫餘意也夏所以異於夷以有君臣之分耳今居中國

無非傷權臣之僭竊痛名分之紊亂其言與春秋相表裏有

疾之也實取於三家之辭有斥之之辭有痛之之辭孰不可忍

也夷狄之言戀其心猶見其稟稟乎不可犯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與平音汝

旅祭名祭山曰旅書曰蔡蒙旅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

無一奉作亡



此逸詩也或問或謂即衛風碩人所云素以為絢兮一句夫  
見刪何哉且碩人四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倩好口輔也口  
獨多一向而見刪必別自一詩而今逸矣也左傳輔車相依盼目黑白分也黑白停素粉地畫俗作  
面頰也易成其輔也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  
之飾詩無此句意但下文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饒氏曰二  
句賦也素以為絢中隱此意如素地而加采色也笑美目二  
絢一賦也素以為絢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

功謂周禮冬官考工記畫績之事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

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

後可加文飾申解逸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此禮字以儀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

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語錄聖人豈必待孝者之言

知詩見孝而子夏因論詩而知孝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

甘受和去聲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孝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

此繪事後素之說也記禮器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

信當先而禮文在後乎白受采可證繪事後素而忠信可知

禮可解禮後乎集註首云禮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

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李記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謂師善

也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

音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孟子曰固哉高

謂執帶不通所謂起予則亦相長李記曰教者相

相長者交李記曰教者相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五品能言之宋

相長者交李記曰教者相

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祀夏之後宋殷之後

**通證**

史記祀世家東樓公者夏后禹之苗裔也祀國名東樓公蓋号也又

宋世家微子名啓今云開者避漢景帝諱也 徵知陵證也文

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

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先代之禮類文籍載之賢臣言之二者皆先代之後所當有也二若皆不足則無徵不信聖人雖能言不欲空言之矣

語錄孔子言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謂

焉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謂

如歸藏之書今無傳胡氏曰文獻不足非全不可考特明

凡三見禮運以為之祀得夏時之宋得坤乾中庸則以為祀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五只不欲觀之矣

禘大計反

趙伯循曰唐伯循名匡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

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或問以始祖配祭而不通證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又羣廟之主不敢褻也 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

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

禮矣王之於僭違不灌者方祭之始用鬱 鬯紆勿鬯 之酒

灌地以降神也或問鬱鬯者禮家以為釀秬為酒黃鬱金香

祀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既奠然後取 魯之君臣當此之

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居隘 怠而無足

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

焉僭禘元已失禮既 故發此歎也輔氏曰僭祭之罪雖大而

怠之失雖小然却是當時主祭者 ○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

觀夏道是故之祀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

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出厲傷之由二王 吾舍上 魯何適矣

魯在春秋時為諸侯望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並禮

國周之典禮儒書在焉



運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魯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輔氏曰謝氏蓋併前章通論之此二章及下章或夫子一時之言或記者以類次之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

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

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

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語錄禘是

甚遠者若他祭與禘祭止於太祖禘又祭祖之所自出如祭

后稷又推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善是也。禘之意最深長

猶有祖考與己身未相遠絕祭禮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大禮地

之精微盡感格之道今又推始祖所自出而祀之苟非祭理

數百年只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

此尚明得何况其他此尚感得何况其他此尚感得何况其他

止處所以天子只是七廟然聖人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所  
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只是附於始祖之廟然  
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  
若粗淺之人他誠意如何得到那裏不是大段見得道理分  
明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非是將這事去  
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時則其理見得道理極高以之於他  
事自然沛然也。黃氏曰根於天理之自然謂之仁形於人  
心至愛謂之孝真無妄謂之誠主一無適謂之敬仁孝誠  
則非仁孝誠敬之至莫能知之行之也其為說精微深遠之深  
或人所不能知况又魯所當諱乎以報本追遠之深而仁孝  
誠敬之至即此心而充之事物之理何所不明吾心之誠何  
所不格哉。馮氏曰中庸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  
其如示諸掌乎蓋夫子嘗為郊社禘嘗發此語至此復指其  
掌以示或人也。通曰於禘而侗社禘嘗明之理當此復指其  
明矣於禘而極感格之誠者誠當無所不格矣始曰仁孝誠  
敬之至末獨曰誠仁孝敬皆不可不誠而誠之至者仁孝敬當無不至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

敬以下句祭神見上單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孔子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得竭盡孝心以祀之祭外神如山川社稷五祀之類與山林

溪谷之神能與雲雨者此孔子在官時也盡其誠敬儼然如  
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而如  
在之誠則一問人物在天地間其生於此理具於此不窮者理也其聚  
而散則散而死者氣也氣聚在此則理具於此不窮者理也其散而無  
矣則理於何而寓邪然吾之此身即理具於此不窮者理也其散而無  
流傳於我而未嘗亡也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然理之根  
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盡誠敬以  
祭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晰而不可掩此其  
苗脉之較然可觀者也答曰人之氣傳於子孫而不可掩此其  
猶自若也此等處從實事上推之自見意味而日生者則固  
子晦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  
然而無窮故上蔡言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而日生者則固  
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若說有子孫謂此也  
他氣來不成無子孫底便無了如諸侯祭因國之在底引得  
而無主後者如太公封於齊便無了如諸侯祭因國之在底引得  
祭道合禮合祭他惟此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  
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乎如在焉上如在其左  
右虛空逼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活難言曉也。問天  
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亦兼以言言之也。古聖賢  
則專以理言曰有是理必有是氣問是自古聖賢所謂氣只是  
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畢竟是自家精神曰祖考亦  
只是這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自家精神曰祖考亦  
如諸侯不當祭天地間事與天地間便與是理與氣疑聚底天子

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  
事這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遷豆禮儀不成是無此  
氣姑漫為之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

他人攝之輔氏曰有故謂疾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

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

日齋莊皆反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禮記坊記七日戒三日

尸注云承猶事也。又祭義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

其居如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之日乃

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後音愛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

音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音慨然必有

息乎其聲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

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語錄神明不

其誠敬專一在於所祭之神便見得洋洋如在其上如在

左右然則神之有無在此心之誠不誠不必求之恍惚之間

也。胡氏曰祭先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神之主也因其遺因其主而聚

神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神之主也因其遺因其主而聚

其誠意則自然感格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也。饒氏曰范氏意是說有此誠時方有此神若無此誠則併此神無了不特說神來格。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輔氏曰凡禮皆虛特指拊祭之禮而言耳誠為實則指如在之誠意言也。先師曰范氏有其誠之誠專指誠敬之實心言非但指誠實之實理言蓋古禮所祭未有不合實理之神也此章本旨主於如在之誠必盡如在之實心斯見所祭之為實矣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

所祭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孟夏祀竈中央祀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行凡祭五祀皆先

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

祀竈則設主於竈陞音祭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陞是

竈門外平正可頓柴廩陞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奧以成禮五祀皆然問五祀皆有尸以誰為之曰今無可考但墓祭

以冢人為尸以此推之祀竈之尸恐膳夫之類祀門之尸恐閭人之類祀山川則真衡之類儀禮周公祭泰山召公為尸

與尊之也祭於其所近於寢止祭於奧又非神所栖故兩祭神之道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

賤而當時用事奧乃一室中最尊如五祀皆迎尸於奧雖有

也以奧之尊見竈為卑賤屬火竈以喻自結於君不如何

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臣以奧比君以竈比權

見夫子在衛將謂有求仕意欲夫子附已故引此俗語彼雖聞孔子之聖但其氣質卑陋自謂有權可引援孔子也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

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天即理也一句是以昭昭之天

具於人心逆理則自欺此心之天是即欺在天之理原於天而非自外至矣語錄獲罪於天只是論理之當否不是論禍

禍問獲罪於蒼天之天抑獲罪於天只是論理之當否不是論禍

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為天故蒼蒼者即此所以為天者

違矣於理便是得罪於天可畏之甚此遜辭以拒王孫賈亦

使得聞天下有正理也吳氏曰天雖積氣言但當順理非

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語錄緊要字便已非理非

則獲罪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

於天矣

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真氏曰聖人道大德宏  
乎如元氣之運不曰媚與竈之非但言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亦如對陽貨但言吾將仕矣其言渾然圭角不露既非阿徇也  
又不違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常人之於權貴非迎逢苟  
悅則必激觸使怒雖直言激觸者不失其正然比之聖人  
象猶未免陷於一偏然此非勉強可及苟欲師慕其萬一惟  
敬以存養使心平氣和則庶乎其可近尔程子謂讀論語者  
要識聖賢氣象如此章之類  
優游玩味則其氣象可見矣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郁於六反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

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或問

固當從時王之禮周禮之盛又非有不可從設使夫子得位  
有作意其從二代者不能多於從周也蓋法令既詳豈可更  
畧二則茲究愈熾矣。張氏曰禮至周盛且備不可有加故  
夫子欲從周使居制作之位大體則從周其間損益之宜如  
夏時穀輅韶舜則有之矣。先師曰周之文亦承夏忠商質  
之後風氣漸開人文漸著不得不然者况武王周公制作之  
初參酌損益良不苟矣夫子得不從之蓋從周  
盛時文質得宜之文非從周末文勝質之文也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鄰人之子知禮乎入大

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大音泰鄰側留反

大廟魯周公廟通證公羊傳文公十三年周公稱大廟魯公

魯封魯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  
公死以為周公主拜謂周公及其子伯禽始受封時拜於文  
王廟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或問觀或稱鄰人之  
子知禮乎

鄉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下沒反嘗為其邑大夫語錄呼鄉人  
之子是也

相識者孔子自少去聲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

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語錄是禮也謂○尹氏曰

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必知以審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

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竟軒蔡氏曰聖人  
聰明睿知固無不  
知然亦但知其理而已若夫制度器數之末掌之有司亦  
有所不知者至若器物節文已經講論及今方見之亦須問  
然後審也。吳氏曰邑大夫稱人春秋書人者左傳多云大  
夫如文九年許人是也傳稱新蔡人仲叔于奚亦此例之子  
少賤稱春秋仍叔之子左傳曰弱也章賊夫人之子皆謂父  
之子也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使二子季札於夫子齊黎孫曰  
須其知禮而無勇則夫子以知禮聞焉。陳氏曰此章  
須於敬謹之至也玩聖人氣象。馮氏曰或者轉稱聖人以

鄉人之子而且以不知禮為譏自當人如之其辭必乃否則  
置之不足以辨今語定氣和如酬答之常初不較其言之遜  
傲也夫子之德量弘哉先師曰於此  
器无不平之詞尤可以觀聖人氣象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為去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

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音也革考工記曰

辨人為侯質與去崇方參分其質而鵠居一焉蓋方制其科等

也古者射以觀德所以觀盛德也射者但主於中去聲而不主

於貫革蓋以人之力量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樂記武王克商

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通鑑樂記註散軍則不

忘武備射宮在郊故曰郊射貫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扶又

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

上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何錄問古人射要如

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射之本意也是要得貫革只是大射

之禮主於觀德不全是裸股肱決射御底人只要內志正外

體直取其中不專取其力耳○夫子非惡貫革之射但古人  
只是禮射不主皮若武射依舊要貫革若不貫革何益○黃  
氏曰不主皮未嘗以貫革為非也但取其主而貫革則不貫  
不論耳雖矢不沒而墜地不害其為中也若主貫革則唯  
力者得射世之能射者寡矣不主貫革則人皆可射也○先  
師曰儀禮鄉射禮篇曰禮射不主皮鄭氏註禮射謂以禮樂  
射大射賓射燕射是也夫子引儀禮之文去上一禮字若讀  
全向而味之意自明白蓋有禮射有武射治世行禮射兵爭  
則尚武射此言古之道也去古者言之  
不出皆是言古者以見今之不古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

頒曆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

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

之胡氏曰周禮太史頒告朔于邦國左氏傳文公十六年疏

牲告廟受而施行之遠聽治此月之政竊意此周家所以

侯國而侯國所以奉王命之常禮也饒即特牲也必於祖廟

者示不敢專且重其事也魯自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至十

六年四不視朔左氏傳疏云此後有不告朔者亦不復書其

譏已明以復不復譏也然則定哀之時遂以不告朔為常故

子貢以有司所供之羊為徒費而欲去之夫子遂責之也大

抵外事之際有利害有是非主於利害則見物而不見理王  
於是非則見理而不見物子貢之說豈初年貨殖之心猶未  
脫去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

識之識音志記也記其為告朔羊也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

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

大者朔受之天子藏之祖廟一禮行而尊君尊祖之大節得焉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

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語錄愛禮得聖人意思大常人只骨二惜小費聖人之心所惜者禮所

存者大也。張氏曰禮廢羊存庶有能因羊以復禮者是羊

蓋禮之所寓也。先師曰子貢務貨殖故計及此。馮氏曰是時諸侯固自紀元而天子所存者僅正朔此禮蓋甚重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黃氏曰黃氏名祖舜字繼道三山人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

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

也少蘊葉氏曰如拜下之類違衆而從禮宜時人以爲諂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

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

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按黃氏就盡字就人字上深味之於此見得聖人意思氣象可爲味聖言之法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

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此兩平言此正意也

○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

患忠之不足此交互言之不責人而責己各盡所當然所以足上正意也尹氏曰君臣以

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加一則字以此章

意也若爲臣言則君雖不以禮臣豈可以不忠語錄問忠只是實心人倫皆當用之何獨於事君上說忠曰父子兄弟

夫婦人皆自知愛敬君臣以義合人易得苟且於此說忠是

就不足如說馮氏曰以尊臨卑者易以簡當有節文以下

其事三者易以欺當盡其心君臣以義合名分雖敵要必各盡

其道三家之強惟禮可以使之定哀以越謀伐則非禮

矣徒傲其交無益也。大抵聖人之言中立不倚，異時答齊景公之問，亦曰君二臣，臣父父子，景公曰善哉，必有以默動者矣。本末兩盡，含蓄不露，此聖人之言也。若乃孟子困人處，離之喻，可以警其君，而不可以諭其臣，責善則離之說，可以告其父，而不可以訓其子。此聖賢之言，所以有辨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孝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語錄：此詩看來是宮中人所作，所以形容到寤寐反側，沈酒淫泆，則淫矣。憂止於展轉反側，是琴瑟鐘鼓是不傷也。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此是得性情之正。胡氏曰：觀詩之法，原其性情，玩其辭，審其音，而可以已。今性情難知，聲音不傳，惟辭語可玩。則聲音亦畧可見矣。輔氏曰：哀樂情也，未發則性也，由性之正，故發乎情，亦正樂不淫，哀不傷，性情之正也。若樂而淫，情之不正也。

哀而傷，易至於悲，傷如澤波之詩矣。饒氏曰：自他詩觀之，言憂者，常易至於悲，傷如澤波之詩矣。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是也。言樂者，常易至於淫，如秦浦之詩曰：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結言素衷，邂逅相遇，結言素衷。其情性之正，最得性情之正。通曰：集註於思無邪，曰使人得其情性之正，指凡詩之用而言。此則曰：有以識性情之正也。獨指關雎之詩，樂過而淫，哀過而傷，則亦有非性情之正者矣。然鄭衛之詩，樂過而淫，哀過而傷，則亦有非性情之正者矣。然讀者於此，有所懲創，則亦可以得其性情之正。集註於此，章可以參看。黃氏曰：先生晚年再改，創集註止於此章。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魯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語錄：問以木造主，還是以樹為主。曰：神樹之類，以木名社，如櫟社、枌榆社之類。唐孔氏曰：夏都安邑，宜松，商都亳，宜栢，周都豐，錫宜栗。沙隨程氏曰：古者以木為主，非古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音余。輔氏曰：披其用命戮于社，蓋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左陽右陰，陰主殺，軍行載社主以行，弗用命則戮之於社也。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反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曰哀公問以栗之言據曰使民戰栗蓋有欲用刑威之心也宰我當正殺其言之失而曾莫之告故夫子責之謂汝以爲成事而不說遂事而不諫既往而不咎乎既非三者奈何而落從南軒之說則三句似皆有情否則付之闕疑亦可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狹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黃氏曰局量指心之蘊蓄規模指事之發見心者器不能致主於王道則事之所就可知局量褊淺則規模必卑狹未有不能正身脩德而能致主於王道者○胡氏曰初本

局量作度量後因李者有間故更爲識終定爲局其以局有器之義識字尚疎邪一字之精嚴如此李者豈可以疎畧觀之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二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

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三歸臺名事見形旬說苑或問說苑

三歸之臺韓非曰桓公使管仲有三歸之家舊說謂嫁曰歸三歸云者管仲一娶三姓而備九女如諸侯之制也今按一娶九女謂之非儉此說恐非矣  
**通鑑**劉向說苑善說篇齊桓安得只謂之非儉此說恐非矣  
吾對曰管子之知可善與謀者入門而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策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仲一娶三姓而備九女故策三歸之臺觀以處之是自傷於民力也○馮氏曰以歸民之左右與中故臺謂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好去声玷

知禮好去声玷



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趙氏曰：古者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塞之。蓋惟以好謂好會，坵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古註：圖說坵以木為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趙氏曰：古者諸侯吉鄰國為好會，主君獻實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坵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坵，於阼階上答拜。實於坵取爵洗爵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坵。上主人作階上拜，賓答拜是實主飲畢反爵於坵也。大夫則無。  
○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扶又反，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輔氏曰：器大則以動其心而惟義理之是行，奢而犯禮是他裏面着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已驚天動地，所以肆然奢侈而無所忌也。也。胡氏曰：奢者器之盈而溢也。蘇氏曰：蘇氏名軾，字子瞻，自脩身也。犯禮者器之盈而溢也。

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通證：揚子先知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管仲三歸反坵，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功業無本，宜仲僅可。通證：左傳：僖公十七年，齊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雍子，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孟子曰：滕文公下篇，王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氏，說見得不知大孝本領，所以局量褊淺，如王良說見得不能致主王道，所以卑狹，如二說看其義方備。王霸非王道，惟使其合諸侯匡天下，出於至公，則雖在下位，何害為。

不知有王所以弱於功和也。在孝者身上論日用行事終步  
利心便非王道不可不察也。器小是以分量言若以事問  
充之小猶可大。齊氏曰器小則其量不以其君伯然則  
勞如周公猶且赤。凡曰器自視忽則有餘量較之周公則  
孔子何功為大其功曰小其器為召仲忽爾。劉氏曰公則  
足大其功為大則幸小其器為召仲忽爾。劉氏曰公則  
者則仲不效計為三則王亦得為春秋之仁人。王道之軌  
陽氏曰器如物無三歸之奢君無多變之不可而小其器  
小易盈不能使已無三歸之奢君無多變之不可而小其器  
而衰器之不能使已無三歸之奢君無多變之不可而小其器  
賢之業載之受不過如是。馮氏曰齊桓入國在魯莊九年仲  
始蓋先諸國之大夫也。乃在昭襄之世距仲且百餘年仲  
氏又斥霸圖始陋向微孔孟之論天後世始知有王佐事業而  
仲始卑霸圖始陋向微孔孟之論天後世始知有王佐事業而  
夫借諸侯者而仲塞門反堵先之春秋其君先之未齊桓而  
不責管仲論語紀其實故責管仲而不責齊桓蓋皆不知有  
大孝之道也。嗚呼是時大孝之書未出也。夫子而後亦既  
有大孝之道矣。然未聞有行大孝之道者何哉。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声大音泰從音縱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成如書所成記所謂武之六成是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言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八音不備故始必翕合然不可拘迫生溢故從之欲其和然和易以混而無別故和中欲其皦然分明明中又不和斷續故又貴此四節而樂於終焉。始至終條理盡矣。而明二而或問味其必兼此四節而樂於終焉。始至終條理盡矣。而明二而或問味其已鑿所謂無相奪倫是已。初從之謂始終相純所謂八音克諧是此章有三節始作是其中初從之謂始終相純所謂八音克諧是合之餘有純和絕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方是作樂之妙。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

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請見見之見賢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

胡氏曰封人周官名掌為歲封而

皆此類人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胡氏曰封人所謂穎谷封人祭封而

矣雖其言其得見君子之多則見其好賢有素而所聞不從狹

則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

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封人行經衛邑而

然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夫

子失魯聘時通證孟欲速貧出禮記檀弓詳見木鐸金口木

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胡氏曰明堂位言振木鐸于

文用木鐸則金口金舌春用木秋用金言亂極當治去天必將

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

之其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

終忘斯世可謂知足以知聖人且知天矣語錄這裏封人

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得夫子恁地這裏也見得儀封人

高處。輔氏曰封人不能違乎聖人之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

路。書曰每歲孟春道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

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輔氏曰前說意實而味長後說意巧

位。封人所以開天下後世也。可知者夫子道流四方皆在其中

道。先師曰後說與喪字及天下之無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語錄美如

善則其中德行之實是美之實所以然也。輔氏曰舜韶堯

致治。去聲。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胡氏曰韶

揚蹈厲之美。武盡發。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

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語錄美

善是言德問說揖遜征誅足矣。何必說性之反之曰也。要就

他本身身說說使舜當武王時畢竟更強似大武使武王當舜

時必不及韶。德有淺深時又有幸不幸舜之德既如此。又

遇着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遇着不好時節。故盡美而未

盡善。樂觀其深矣。若不見得性之反。不可處。豈所謂聞  
其樂而知其德乎。樂便是德之影。子韶武之樂。正是聖人  
德。惟善政至勸之。以此九歌。此便是韶武。今皆不可考。但書稱  
歌九韶。韶者自南而北。武伐紂也。武看象。便不恁地。和韶樂只是和  
而。○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  
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熒氏曰。聖人  
每微有不足之意。如論樂。則以武為未盡善。論泰。則以文王皆  
稱其為至德。此非以湯武為非。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  
人。也。然恐後世遂以非。湯武為非。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  
人。論語微有不滿之意。者恐後世亂臣賊子。借湯武之名。以  
窺伺無所憚也。易發革命之意。者恐後世亂臣賊子。借湯武之名。以  
於上。無所憚也。聖人立言。為後世慮。至深遠矣。○行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  
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語錄。居上者。既  
臨喪。而不哀。更無可據。依以為觀矣。寬敬哀。皆本也。其本既  
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哭位擗踊之數。皆無足  
觀者。若能寬敬哀。則雖有他就寬敬哀中。考量他行之。是若  
不寬不敬不哀。則雖有他就寬敬哀中。考量他行之。是若

寬便有過不及。哀便有淺深。敬便有至不至。須是有其本。方  
可就本上看。他得失厚薄。○馮氏曰。居上者。臨喪  
謂臨他人之喪。曰。吾不相觀而善。凡有所長。必觀之。以相起發。  
雖聖人亦然。故曰。吾不相觀而善。凡有所長。必觀之。以相起發。  
亦有所見。而云非泛辭也。○饒氏曰。以字訓用。謂用寬敬哀。  
三者觀之也。蓋有此三者。則其大体已得。方可就此觀其小  
節。若無此三者。則全体都  
不是。更把甚底去看他。

論語卷之三



